

唐陸宣公集

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卷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
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
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
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

三五十五

卷十七

珠

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
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
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
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
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
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
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
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
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
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

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大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

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柬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

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白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

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
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
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
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
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
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
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
則褻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
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
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

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
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
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
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
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
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
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
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
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

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慎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

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匪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

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
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
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
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
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
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
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
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
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
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
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行情亦由私訪所
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
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湏
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
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
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
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寮屬所柬既少所求
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
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
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

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

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

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宣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

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
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
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
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
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
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麤塞源浚流
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
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
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
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

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
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
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
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
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
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
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
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
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
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

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

卷二

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

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

天卷十一

一

何

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僣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

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
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
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規聽所願
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
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
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
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
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
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

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
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
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
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
其詐欺亦當遣使臣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
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
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
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湏速降德音深
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

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
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使委使臣與州府以
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
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
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
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
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
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
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
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

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
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
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
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
親黨坐累其徒寔繫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
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
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
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
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

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
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
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
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
王臣或有昏迷不龍其是由教化未三常以善
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
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
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

一
卷七

十四

作

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
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
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
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
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
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
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
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
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
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

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
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
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
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
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災矧君臨
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
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
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
攻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

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
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
搆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
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
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
邇從化猶有堯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
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
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
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
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片遂終是不合今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

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勸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竒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

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慳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旣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

闕起居負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
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
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
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
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
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
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
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
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
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

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
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
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大
凡是諸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
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
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
情理意實苞以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
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
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

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宥。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

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非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增嫉丕粲兄弟。構成飛語。

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眷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

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脩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務逞無狀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

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臣猶知慙況
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
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
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
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
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
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
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七
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

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實
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
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
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
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
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
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
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
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
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

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
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
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
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
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恟恹
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
困之甞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
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
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
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

眷言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
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
臣固亦不避汗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
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
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
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
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
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
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
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

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
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
蝨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
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
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
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
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

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
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
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
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
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
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
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
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
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
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

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適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泊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

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脩。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

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
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
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
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
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
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

於來也。則薄其幣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
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
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
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
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
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
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
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
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
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中書奏議卷第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

軍糧事宜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
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
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

奏八

一

疏

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
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
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
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
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
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
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
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
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
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

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摠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

三十一

奏八

二

珠

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願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

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
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
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
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
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
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
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
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
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
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
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
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
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
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
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
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
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

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三十九

卷八

四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眷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

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眾
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
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
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
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羗之議先務
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
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
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
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

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
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
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
犯雪霜跋涉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
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
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
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
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
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
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頃

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
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
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
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
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且比於曩
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
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
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
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
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

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
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
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
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
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
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
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
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
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
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

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

奏八

十

本

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吐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夫臣故曰措置

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

果能用之，足謂長筭。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明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

寒氅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
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
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
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
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
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
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
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
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
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

三十四

卷八

九

七

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
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
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
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
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
賤殊異往時此乃天替國家永固封略之時
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
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
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
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

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揔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

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柔黎蕃息力役靡非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

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吐糜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摠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

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脩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又必生弊并經

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

三十一

奏八

十四

七

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

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
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
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
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
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
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
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
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
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
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

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
綾絹絕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
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
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
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絕綿四色
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
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
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
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
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

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
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
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
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
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
報中書門下摠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
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
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旣富邊備自
脩以計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
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

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
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
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
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
其枉費之資百萬贏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
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
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
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
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
惟少留眷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騰

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
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
封進聽進止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桂通海道

又米粟計數等項各縣保米額并分佈同
且已與本司審驗信據共數並分頭味詳錄

